四庫全書薈要·乾隆御览本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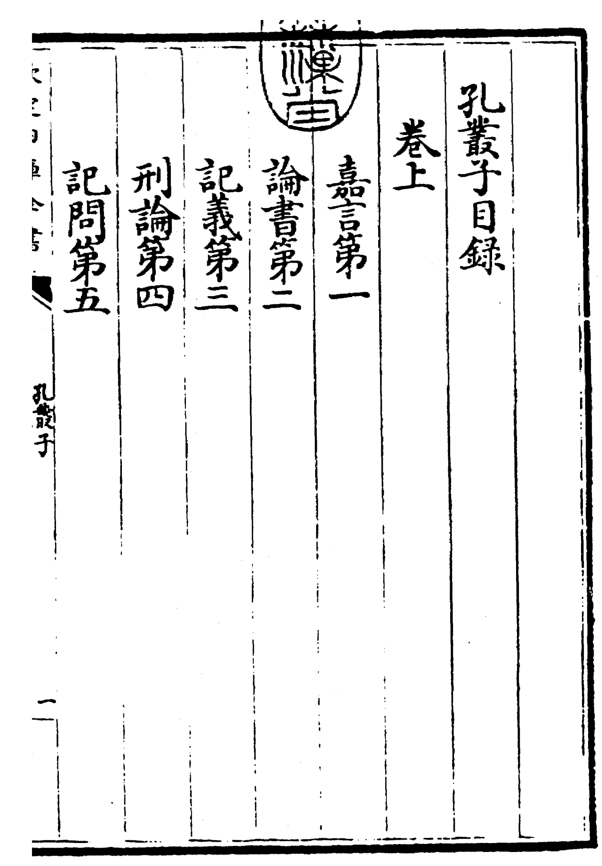
子部

孔叢子卷上

臣王杰詳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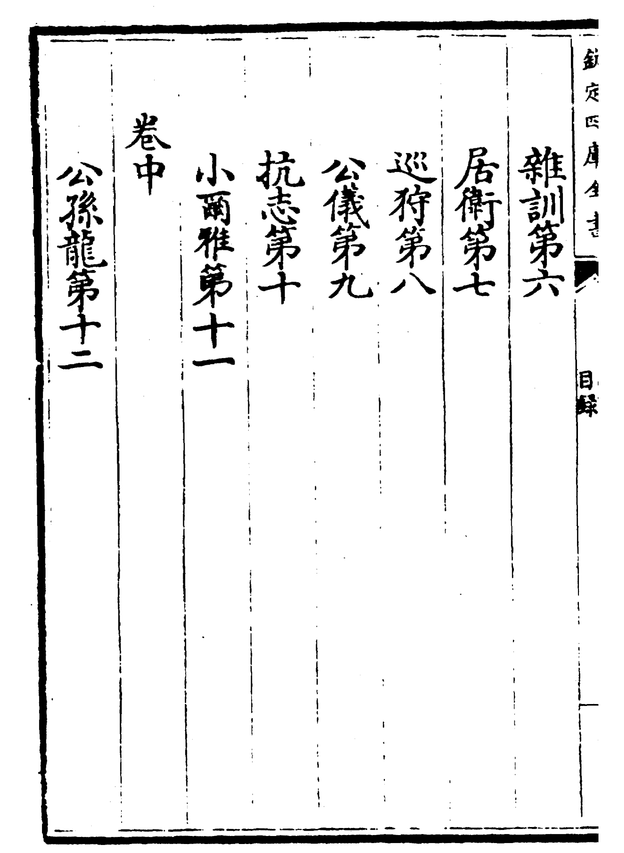
詳校官員外郎臣潘紹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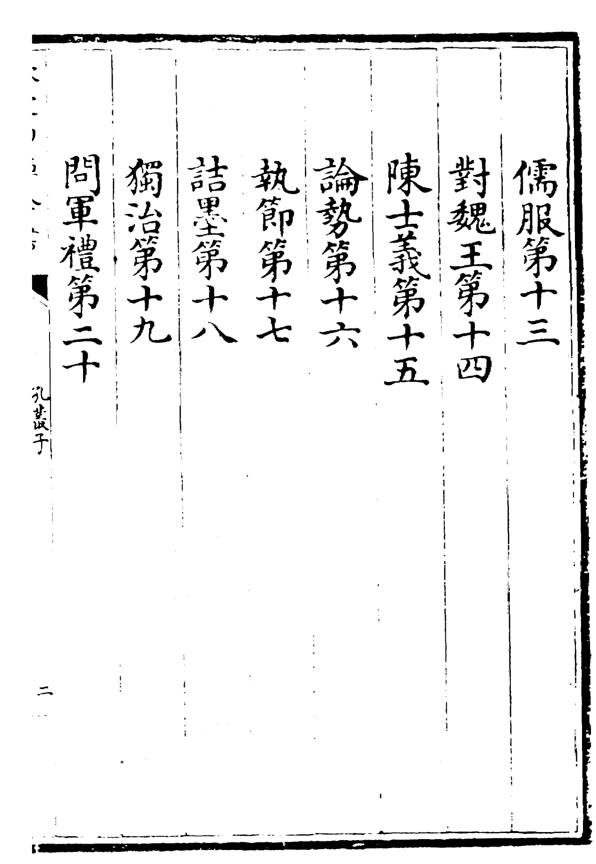


孔叢子目録

卷上



卷中



臣等謹案孔叢子三卷孔子八世孫鮒撰鮒字子魚仕陳涉為博士嘗蒐輯仲尼而下子上子高子順之言行列為六卷凡二十一篇漢孝武朝太常孔臧以其所著賦與書上下二

篇合為一卷綴之于末名曰連叢統名之曰孔叢子蓋言有善而叢聚之也晁公武云漢志無孔叢子儒家有孔臧十篇集家有孔甲盤盂書二十六篇今攷獨治篇載鮒或稱孔甲意者孔叢子即孔甲盤盂連叢即孔臧書歟朱子語録又謂其文氣軟弱不似西漢文字蓋其後人集先世遺文而成之者然唐書藝文志所載小爾雅即此書第十一篇李軌

嘗註而別行之則其來已久矣書凡二十三篇與通考所載同舊作七卷此分上中下卷不知何人所併也乾隆四十一年三月恭校

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孔叢子卷上

漢　孔鮒　撰

嘉言第一

夫子適周見萇弘言終退萇弘語劉文公曰吾觀孔仲尼有聖人之表河目而隆顙黃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龜背長九尺有六寸成湯之容體也然言稱先王躬履謙讓洽聞强記博物不窮抑亦聖人之興者乎劉子曰方

今周室衰微而諸侯力爭孔丘布衣聖將安施萇弘曰
堯舜文武之道或弛而隊禮樂崩喪亦正其統紀而已
矣既而夫子聞之曰吾豈敢哉亦好禮樂者也　陳惠
公大城因起凌陽之臺未終而坐法死者數十人又執
三監吏夫子適陳聞之見陳侯與俱登臺而觀焉夫子
曰美哉斯臺自古聖王之為城臺未有不戮一人而能
致功若此者也陳侯默而退遂竊赦所執吏既而見夫
子問曰昔周作靈臺亦戮人乎荅曰文王之興附者六

州六州之衆各以子道来故區區之臺未及期日而已成矣何戮之有乎夫以少少之衆能立大大之功唯君爾　子張曰女子必漸乎二十而後嫁何也孔子曰十五許嫁而後從夫是陽動而陰應男唱而女隨之義也以為績組紃織絍者女子之所有事也黼黻文章之義婦人之所有大功也必十五以往漸乎二十然後可以通乎此事通乎此事然後乃能上以孝於舅姑下以事夫養子也　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

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為病也今梁丘已療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将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疵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說非也夫三折肱為良毉梁丘子遇疵毒而獲療猶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為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

之方優劣耳　夫子適齊晏子就其館既宴且私焉曰齊其危矣譬若載無轄之車以臨千仞之谷其不顛覆亦難冀也子吾心也子以齊為游息之館當或可救子幸不吾隱也夫子曰夫死病無可為毉夫政令者人君之銜轡所以制下也今齊君失之已久矣子雖欲挾其輈而扶其輪良弗及也抑猶可以終齊君及子之身過此以往齊其田氏矣　齊東郭亥欲攻田氏執贄見夫子而訪焉夫子曰子為義也丘不足與計事揖子貢使

荅之子貢謂之曰今子士也位早而圖大位早則人不附也圖大則人憚之殆非子之任也盍姑已乎夫以一縷之任繫千鈞之重上縣之於無極之高下垂之於不測之深旁人皆哀其絶而造之者不知其危子之謂乎馬方駭鼓而驚之繫方絶重而填之馬奔車覆六轡不禁繫絶於高墜入於深其危必矣東郭亥色戰而跪曰吾已矣願子無言既而夫子告子貢曰東郭亥欲為義者也子亦告之以難易則可矣奚至懼之哉　宰我問

君子尚辭乎孔子曰君子以理為尚博而不要非所察也繁辭富說非所聽也唯知者不失理孔子曰吾於予取其言之近類也於賜取其言之切事也近類則足以喻之切事則足以懼之

論書第二

子張問曰聖人受命必受諸天而書云受終於文祖何也孔子曰受命於天者湯武是也受命於人者舜禹是也夫不讀詩書易春秋則不知聖人之心又無以别堯

舜之禪湯武之伐也　子張問曰禮丈夫三十而室昔者舜三十徵庸而書云有鰥在下曰虞舜何謂也曩師聞諸夫子曰聖人在上君子在位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堯爲天子而有鰥在下何也孔子曰夫男子二十而冠冠而後娶古今通義也舜父頑母嚚莫克圖室家之端焉故逮三十而謂之鰥也詩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父母在則宜圖婚若已歿則已之娶必告其廟今舜之鰥乃父母之頑嚚也雖堯爲天子其如舜何　子夏

問書大義子曰吾於帝典見堯舜之聖焉於大禹皐陶謨益稷見禹稷皐陶之忠勤功勲焉於洛誥見周公之德焉故帝典可以觀美大禹謨禹貢可以觀事皐陶謨益稷可以觀政洪範可以觀度（謂皇極彝倫之度）秦誓可以觀義五誥可以觀仁甫刑可以觀誡通斯七者則書之大義舉矣

孔子曰書之於事也遠而不闊近而不迫志盡而不怨辭順而不諂吾於高宗肜日見德有報之疾也苟由其道致其仁則遠方歸志而致其敬焉吾於洪

範見君子之不忍言人之惡而質人之美也發乎中而見乎外以成文者其唯洪範乎　子張問曰堯舜之世一人不刑而天下治何則以教誠而愛深也龍子以為一夫而被以五刑敢問何謂孔子曰不然五刑所以佐教也龍子未可謂能為書也　子夏讀書既畢而見於夫子夫子謂曰子何為於書子夏對曰書之論事也昭昭然若日月之代明離離然若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凡商之所受書於夫子者志之於

心弗敢忘雖退而窮居河濟之間深山之中作壤室編蓬戶常於此彈琴以歌先王之道則可以發憤慷喟忘已貧賤故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上見堯舜之德下見三王之義忽不知憂患與死也夫子愀然變容曰嘻子殆可與言書矣雖然其亦表之而已未覩其裏也夫闚其門而不入其室惡覩其宗廟之奧百官之美乎

宰我問書云納於大麓烈風雷雨弗迷何謂也孔子曰此言人事之應乎天也堯既得舜歷試諸難已而納之

於尊顯之官使大録萬機之政是故陰陽清和五星不悖烈風雨各以其應不有迷錯愆伏明舜之行合於天也　宰我曰敢問禋于六宗何謂也孔子曰所宗者六皆潔祀之也埋少牢於太昭所以祭時也祖迎於坎壇所以祭寒暑也主於郊宫所以祭日也夜明所以祭月也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禋于六宗此之謂也　書曰茲予大享于先王爾祖其從與享之季桓子問曰此何謂也孔子曰古之王者臣有大功死則

必祀之於廟所以殊有績勸忠勤也盤庚舉其事以厲其世臣故稱焉桓子曰天子之臣有大功者則既然矣諸侯之臣有大功者可以如之乎孔子曰勞能定國功加於民大臣死難雖食之公廟可也桓子曰其位次如何孔子曰天子諸侯之臣生則有列於朝死則有位於廟其序一也　書曰維高宗報上甲微（上甲微契後八世湯之[illegible]也）定公問曰此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謂親盡廟毀有功而不及祖有德而不及宗故於每歲之大嘗而報祭焉所

以昭其功德也公曰先君僖公功德前行（或作前列）可以與於報乎孔子曰丘聞昔虞夏商周以帝王行此禮者則有矣自此以下未之知也　定公問曰周書所謂庸祇祇威威顯民何謂也孔子對曰不失其道明之於民之謂也夫能用可用則正治矣敬可敬則尚賢矣畏可畏則服刑恤矣君審此三者以示民而國不興未之有也　子張問書云奠高山何謂也孔子曰高山五嶽定其差秩祀所視焉子張曰其禮如何孔子曰牲幣之物

五嶽視三公小名山視子男子張曰仁者何樂於山孔子曰夫山者巋然高子張曰高則何樂爾孔子曰夫山草木植焉鳥獸蕃焉財用出焉直而無私焉四方皆伐焉直而無私興吐風雲以通乎天地之間陰陽和合雨露之澤萬物以成百姓咸饗此仁者之所以樂乎山也

欽四鄰何謂也孔子曰王者前有疑後有丞左有輔右有弼謂之四近言前後左右近臣當畏敬之不可以非其人也周文王胥附奔輳先後禦侮

謂之四鄰以免乎牖里之害懿子曰夫子亦有四鄰矣孔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也門人加親是非胥附乎自吾得賜也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輳乎自吾得師也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仲由也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　孔子見齊景公梁丘據自外而至公曰何遲對曰陳氏戮其小臣臣有辭為是故遲公笑而目孔子曰周書所謂明德慎罰陳子明德也罰人而有辭非不慎矣孔子荅曰昔康叔封衛統三監之地

命為孟侯周公以成王之命作康誥焉稱述文王之德以成勑誡之文其書曰惟乃丕顯考文王克明德慎罰克明德者能顯用有德舉而任之也慎罰者并心而慮之衆平然後行之致刑錯也此言其所任不失德所罰不失罪不謂已德之明也公曰寡人不有過言則安得聞吾子之教也　書曰其在祖甲不義惟王公西赤曰聞諸晏子湯及太甲武丁祖乙天下之大君夫太甲為王居喪行不義同稱君何也孔子曰君子之於人計功

而降過太甲即位不明居喪之禮而干冢宰之政伊尹放之于桐憂思三年追悔前愆起而復位謂之明王以此觀之雖四於三王不亦可乎　魯哀公問書稱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舞庶尹允諧何謂也孔子對曰此言善政之化乎物也古之帝王功成作樂其功善者其樂和樂和則天地猶且應之況百獸乎夔為帝舜樂正實能以樂盡治理之情公曰然則政之大本莫尚夔乎孔子曰夫樂所以歌其成功非政之本也衆官之長

既咸熙熙然後樂乃和焉公曰吾聞夔一足有異於人信乎孔子曰昔重黎舉夔而進又欲求人而佐焉舜曰夫樂天地之精也唯聖人為能和六律均五音知樂之本以通八風夔能若此一而足矣故曰一足非一足也公曰善

記義第三

季桓子以粟千鍾餼夫子夫子受之而不辭既而以頒門人之無者子貢進曰季孫以夫子貧故致粟夫子受

之而以施人無乃非季孫之意乎子曰何對曰季孫以為惠也子曰然吾得千鍾所以受而不辭者為季孫之惠且以為寵也夫受人財不以成富與季孫之惠於一人豈若惠數百人哉

秦莊子死孟武伯問於孔子曰古者同寮有服乎荅曰然同寮有相友之義貴賤殊等不為同官聞諸老聃昔者虢叔閎夭太顛散宜生南宫适五臣同寮比德以贊文武及虢叔死四人者為之服朋友之服古之達理者行之也

公父文伯死室人有

從死者其母怒而不哭相室諫之其母曰孔子天下之賢人也不用於魯退而去是子素宗之而不能隨今死而內人從死者二人焉若此於長者薄於婦人厚也既而夫子聞之曰季氏之婦尚賢哉子路愀然對曰夫子亦好人之譽已乎夫子死而不哭是不慈也何善爾子曰怒其子之不能隨賢所以為尚賢者吾何有焉其亦善此而已矣　衛出公使人問孔子曰寡人之任臣無大小一一自觀察之猶復失人何故荅曰如君之言此

即所以失之也人既難知非言問所及觀察所盡且人君之慮者多多慮則意不精以不精之意察難知之人宜其有失也君未之聞乎昔者舜臣堯官才任士堯一從之左右曰人君用士當自任耳目而取信於人無乃不可乎堯曰吾之舉舜已耳目之矣今舜所舉人吾又耳目之是則耳目人終無已時也君苟付可付則已不勞而賢才不失矣　子貢問曰昔孫文子以衛侯哭之不哀知其將為亂不敢舍其重器而行盡寘諸戚而善

晉大夫二十人或稱其知何如孔子曰人知其為知也吾未知其為知也子貢曰敢問何謂也子曰食其禄者必死其事孫子知衛君之將不君不念伏死以争而素規去就尸利攜貳非人臣也臣而有不臣之心明君所不赦幸哉孫子之以此免戮也　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車象飾因宰予以遺孔子焉宰予曰夫子無以此為也王曰何故對曰臣以其用思其所在觀之有以知其然王曰言之宰予對曰自臣侍從夫子以來竊

見其言不離道動不違仁貴義尚德清素好儉仕而有禄不以為積不合則去退無吝心妻不服綵妾不衣帛車器不雕馬不食粟道行則樂其治不行則樂其身此所以為夫子也若夫觀目之麗靡窈窕之淫音夫子過之弗之視遇之弗之聽也故臣知夫子之無用此車也王曰然則夫子何欲而可對曰方今天下道德寢息其志欲興而行之天下誠有欲治之君能行其道則夫子雖徒步以朝固猶為之何必遠辱君之重貺乎王曰乃

今而後知孔子之德也大矣宰予歸以告孔子孔子曰二三子以予之言何如子貢對曰未盡夫子之美也夫子德高則配天深則配海若予之言行事之實也夫子曰夫言貴實使人信之舍實何稱乎是賜之華不若予之實也　孔子適齊齊景公讓登夫子降一等景公三辭然後登既坐曰夫子降德辱臨寡人寡人以為榮也而降階以遠自絶於寡人寡人未知所以為罪孔子荅曰君惠顧外臣君之賜也然以匹夫敵國君非所敢行

也雖君私之其若義何　顏讎由善事親子路義之後讎以非罪執於義將厄子路請以金贖焉人將許之既而二三子納金於子路以入衛或謂孔子曰受人之金以贖其私昵義乎子曰義而贖之貧取於友非義而何愛金而令不辜陷辟凡人且猶不忍況二三子於由之所硯乎詩云如可贖兮人百其身苟出金可以生人雖百倍古人不以為多故二三子其欲由也成其義非汝之所知也　孔子讀詩及小雅喟然而嘆曰吾於周南

召南見周道之所以盛也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易也於淇澳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於考槃見遁世之士而不悶也於木瓜見包且之禮行也於緇衣見好賢之心至也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於蟋蟀見陶唐儉德之大也於下泉見亂世之思明君也於七月見豳公之所造周也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而後私也於狼跋見周公之遠志所以為聖也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於彤弓見有功

之必報也於羔羊見善政之有應也於節南山見忠臣之憂世也於蓼莪見孝子之思養也於四月見孝子之思祭也於裳裳者華見古之賢者世保其禄也於采菽見古之明王所以敬諸侯也　孔子晝息於室而鼓琴焉閔子自外聞之以告曾子曰嚮也夫子之音清徹以和淪入至道今也更為幽沈之聲幽則利欲之所為發沈則貪得之所為施夫子何所之感若是乎吾從子入而問焉曾子曰諾二子入問夫子夫子曰然女言是也

吾有之向見猫方取鼠欲其得之故為之音也女二人者孰識諸曾子對曰閔子夫子曰可與聽音矣

刑論第四

仲弓問古之刑教與今之刑教孔子曰古之刑省今之刑繁其為教古有禮然後有刑是以刑省今無禮以教而齊之以刑刑是以繁書曰伯夷降典折民維刑謂先禮以教之然後繼以刑折之也夫無禮則民無恥而正之以刑故民苟免　孔子適衛衛将軍文子問曰吾聞

魯公父氏不能聽獄信乎孔子荅曰不知其不能也夫公父氏之聽獄有罪者懼無罪者恥文子曰有罪者懼是聽之察刑之當也无罪者恥何乎孔子曰齊之以禮則民恥矣刑以止刑則民懼矣文子曰今齊之以刑刑猶弗勝何禮之齊孔子曰以禮齊民譬之於御則轡也以刑齊民譬之於御則鞭也執轡於此而動於彼御之良也無轡而用策則馬失道矣文子曰以御言之左手執轡右手運策不亦速乎若徒轡無策馬何懼哉孔子

曰吾聞古之善御者執轡如組兩驂如舞非策之助也是以先王盛於禮而薄於刑故民從命今也廢禮而尚刑故民彌暴文子曰吳越之俗無禮而亦治何也孔子曰夫吳越之俗男女无別同厠而浴民輕相犯故其刑重而不勝由無禮也中國之教為外內以別男女異器服以殊等類故其民篤而法其刑輕而勝由有禮也

孔子曰民之所以生者衣食也上不教民民匱其生飢寒切於身而不為非者寡矣故古之於盜惡之而不殺

也今不先其教而一殺之是以罰行而善不反刑張而罪不省夫赤子知慕其父母由審故也況為政者奪其賢者而與其不賢者以化民乎知審此二者則上盜息上盜猶大盜也書曰兹殷罰有倫子張問曰何謂也孔子曰不失其理之謂也今諸侯不同德國君異法折獄無倫以意為限是故知法之難也子張曰古之知法者與今之知法者異乎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遠能遠者止其源而以禮教之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不失有罪其於怨寡矣能遠先之

則於獄其防深矣寡怨近乎濫防深治乎本書曰維敬五刑以成三德言敬刑所以爲德也　書曰非從維從孔子曰君子之於人也有不語也無不聽也况聽訟乎必盡其辭矣夫聽訟者或從其情或從其辭辭不可從必斷以情書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乃有大罪非終乃惟眚災適爾旣道極厥辜時乃不可殺　曾子問聽獄之術孔子曰其大法有三焉治必以寛寛之之術歸於察察之之術

歸於義是故聽而不寛是亂也寛而不察是慢也察而不中義是私也私則民怨故善聽者雖不越辭辭不越情情不越義書曰上下比罰無僭亂辭　書曰哀矜折獄仲弓問何謂也孔子曰古之聽訟者察貧窮哀孤獨及鰥寡老弱不肖而無告者雖得其情必哀矜之死者不可生斷者不可屬若老而刑之謂之悖弱而刑之謂之剋不赦過謂之逆率過以小罪謂之枳枳一作疻猶傷也夫過則宜宥若率以為小罪亦傷乎義故宥過赦小罪老弱不受刑先王之

道也書曰大辟疑赦又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　書曰若保赤子子張問曰聽訟可以若此乎孔子曰可哉古之聽訟者惡其意不惡其人求所以生之不得其所以生乃刑之君必與衆共焉今之聽訟者不惡其意而惡其人求所以殺是反古之道也　孟氏之臣叛武伯問孔子曰如之何荅曰臣人而叛天下所不容也其狀自反子姑待之三旬果自歸孟氏武伯將執之訪於夫子夫子曰無也子之於臣禮意不至是以去子今其自

反罪以反除又何執焉子修禮以待之則臣去子將安往武伯乃止

記問第五

夫子閒居喟然而歎子思再拜請曰意子孫不修將忝祖乎羨堯舜之道恨不及乎夫子曰爾孺子安知吾志子思對曰伋於進膳亟聞夫子之教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是謂不肖伋每思之所以大恐而不解也夫子忻然笑曰然乎吾無憂矣世不廢業其克昌乎 子思

問於夫子曰為人君者莫不知任賢之逸也而不能用賢何故子曰非不欲也所以官人任能者由於不明也其君以譽為賞以毀為罰賢者不居焉　子思問於夫子曰伋聞夫子之詔正俗化民之政莫善於禮樂也管子任法以治齊而天下稱仁焉是法與禮樂異用而同功也何必但禮樂哉子曰堯舜之化百世不輟仁義之風遠也管仲任法身死則法息嚴而寡恩也若管仲之知足以定法材非管仲而專任法終必亂成矣　子思

問於夫子曰物有形類事有真僞必審之奚由子曰由乎心心之精神是謂聖推數究理不以疑（心誠神通則數不能遁）周其所察聖人難諸　趙簡子使聘夫子夫子將至焉及河聞鳴犢與竇犫之見殺也迴輿而旋之衛息鄒遂為操曰周道衰微禮樂陵遲文武既墜吾將焉歸周遊天下靡邦可依鳳鳥不識珍寶梟鴟眷然顧之慘然心悲巾車命駕將適唐都黃河洋洋攸攸之魚臨津不濟還轅息鄹傷予道窮哀彼無辜翶翔于衛復我舊廬從

吾所好其樂只且　哀公使以幣如衛迎夫子而卒不能賞（用也）故夫子作丘陵之歌曰登彼丘陵峛崺其阪（丘陵謂王室也阪指諸侯）仁道在邇求之若遠遂迷不復自嬰屯蹇喟然迴慮題彼泰山（題顧也泰山謂魯也）鬱確其高梁甫迴連枳棘充路陟之無緣將伐無柯患茲蔓延惟以永歎涕霣潺湲（梁甫太山之下小山指三桓也）　楚王使使奉金幣聘夫子宰予冉有曰夫子之道至是行矣遂請見問夫子曰太公勤身苦志八十而遇文王孰與許由之賢夫子曰許由獨善

其身者也太公兼利天下者也然今世無文王之君也雖有太公孰能識之乃歌曰大道隱兮禮為基賢人竄兮将待時天下如一欲何之　叔孫氏之車子曰鉏商樵於野而獲獸焉衆莫之識以為不祥棄之五父之衢冉有告夫子曰麕身而肉角豈天之妖乎夫子曰今何在吾将觀焉遂往謂其御高柴曰若求之言其必麟乎到視之果信言偃問曰飛者宗鳳走者宗麟為其難致也敢問今見其誰應之子曰天子布德将致太平則麟

鳳龜龍先為之祥今宗周將滅天下無主孰為來哉遂泣曰予之於人猶麟之於獸也麟出而死吾道窮矣乃歌曰唐虞世兮麟鳳遊今非其時吾何求麟兮麟兮我心憂

雜訓第六

子上雜所習請於子思孔白字子上子思之子也雜者諸子百家子思曰先人有訓焉學必由聖所以致其材也厲必由砥所以致其刃也故夫子之教必始於詩書而終於禮樂雜說不

與焉又何請子思謂子上曰白乎吾嘗深有思而莫之得也於學則寤焉吾嘗企有望而莫之見也登高則覩焉是故雖有本性而加之以學則無惑矣　縣子問子思曰縣子名瑣魯人吾聞同聲者相好子之先君見子產時則兄事之而世謂子產仁愛稱夫子聖人是謂聖道事仁愛乎吾未諭其人之孰先後也故質於子子思曰然子之問也昔季孫問子游亦若子之言也子游荅曰以子產之仁愛譬夫子其猶浸水之與膏雨乎康子曰子產

死鄭人丈夫舍玦珮婦女舍珠瑱巷哭三月竽瑟不作夫子之死也吾未聞魯人之若是也奚故哉子游曰夫浸水之所及也則生其所不及則死故民皆知焉膏雨之所生也廣莫大焉民之受賜也普矣莫識其由來者上德不德是以無德季孫曰善縣子曰其然　孟子車尚幼請見子思子思見之甚悅其志命子上侍坐焉禮敬子車甚崇子上不顧也客退子上請曰白聞士無介不見女無媒不嫁孟孺子無介而見大人悅而敬之白

也未諭敢問子思曰然吾昔從夫子於郯遇程子於塗傾蓋而語終日而别命子路將束帛贈焉以其道同於君子也今孟子車孺子也言稱堯舜性樂仁義世所希有也事之猶可況加敬乎非爾所及也　子思在魯使以書如衛問子上子上北面再拜受書伏讀然後與使者宴遂為復書返中庭北面再拜以授使者既受書然後退使者還魯問子思曰吾子堂上南面立授臣書事畢送臣子上中庭拜授臣書而不送何也子思曰拜而

不送敬也使而送之實也　魯人有同姓死而弗弔者人曰在禮當免不免當弔不弔有司罰之如之何子之無弔也荅曰吾以其疎遠也子思聞之曰無恩之甚也昔者季孫康子問於夫子曰百世之宗有絕道乎子曰繼之以姓義無絕也故同姓為宗合族為屬雖國子之尊不廢其親所以崇愛也是以綴之以食序列昭穆萬世婚姻不通忠篤之道然也　魯穆公訪於子思曰寡人不得嗣先君之業三年矣未知所以為令名者且欲掩

先君之惡以揚先君之善使談者有述焉為之若何願先生教之也子思答曰以伋所聞舜禹之於其父非勿欲也以為私情之細不如公義之大故弗敢私之云爾責以虛飾之教又非伋所得言公曰思之可以利民者子思曰顧有惠百姓之心則莫如一切除非法之事也毀不居之室以賜窮民奪嬖寵之祿以賑困匱無令人有悲怨而後世有聞見抑亦可公曰諾　縣子問子思曰顔回問為邦夫子曰行夏之時若是殷周異正為非

乎子思曰夏數得天堯舜之所同也殷周之王征伐革命以應乎天因改正朔若云天時之改耳故不相因也夫受禪於人者則襲其統受命於天者則革之所以神其事如天道之變然也三統之義夏得其正是以夫子云　穆公問於子思曰立太子有常乎荅曰有之在周公之典公曰昔文王舍適而立其次微子舍孫而立其弟是何法也子思曰殷人質而尊其尊故立弟周人文而親其親故立子亦各其禮也文質不同其禮則異文

王舍適立次權也公曰苟得行權豈唯聖人唯賢與愛立也子思曰聖人不以權教故立制垂法順之為貴若必欲犯何有於異公曰舍賢立聖舍愚立賢何如子思曰唯聖立聖其文王乎不及文王者則各賢其所愛不殊於適何以限之必不能審賢愚之分請父兄群臣卜於祖廟亦權之可也　孟軻問牧民何先子思曰先利之曰君子之所以教民亦仁義固所以利之乎子思曰上不仁則下不得其所上不義則樂為亂也此為不利

大矣故易曰利者義之和也又曰利用安身以崇德也此皆利之大者也

居衛第七

子思居衛言苟變於衛君曰其材可將五百乘君任軍旅率得此人則無敵於天下矣衛君曰吾知其材可將然變也甞為吏賦於民而食人二雞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聖人之官人猶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長棄其所短故杞梓連抱而有數尺之朽良工不棄何也知其

所妨者細也卒成不訾之器今君處戰國之世選爪牙之士而以二卵棄干城之将此不可使聞於鄰國者也衛君再拜曰謹受教矣　子思適齊齊君之嬖臣美鬚眉立乎側齊君指之而笑且言曰假貌可相易寡人不惜此之鬚眉於先生也子思曰非所願也所願者惟君修禮義富百姓而伋得寄帑於君之境内從繈負之列其榮多矣若無此鬚鬛非伋所病也昔堯身修十尺眉乃八彩實聖舜身修八尺有奇面頷無毛亦聖禹湯文

武及周公勤思勞體或折臂望視或禿骭背僂亦聖不以鬚眉美鬒為稱也人之賢聖在德豈在貌乎且吾性無鬚眉而天下王侯不以此損其敬由是言之伋徒患德之不劭美也不病毛鬢之不茂也　子思謂子上曰有可以為公之尊而富貴人衆不與焉者非唯志乎成其志者非唯無欲乎夫錦繢紛華所服不過溫體三牲大牢所食不過充腹知以身取節者則知足矣苟知足則不累其志矣　曾子謂子思曰昔者吾從夫子巡守

於諸侯夫子未嘗失人臣之禮而猶聖道不行今吾觀子有傲世主之心無乃不容乎子思曰時移世異人有宜也當吾先君周制雖毀君臣固位上下相持若一體然夫欲行其道不執禮以求之則不能入也今天下諸侯方欲力爭競招英雄以自輔翼此乃得士則昌失士則亡之秋也伋於此時不自高人將下吾不自貴人將賤吾舜禹揖讓湯武用師非故相詭乃各時也　子思在齊尹文子生子不類怒而杖之告子思曰此非吾子

也吾妻殆不婦吾將黜之子思曰若子之言則堯舜之妃復可疑也此二帝聖者之英而丹朱商均不及匹夫以是推之豈可類乎然舉其多者有此父斯有此子道之常也若夫賢父之有愚子此由天道自然非子之妻之罪也尹文子曰先生止之願無言文留妻矣　孟軻問子思曰堯舜文武之道可力而致乎子思曰彼人也我人也稱其言履其行夜思之晝行之滋滋焉汲汲焉如農之赴時商之趣利惡有不至者乎　子思謂孟軻

曰自大而不修其所以大不大矣自異而不修其所以異不異矣故君子高其行則人莫能階也遠其志則人莫能及也禮接於人人不敢慢辭交於人人不敢侮其唯高遠乎　申祥問曰子張之子殷人自契至湯而王周人自棄至武王而王同嚳之後也周人追王太王王季文王而殷人獨否何也子思曰文質之異也周人之所追太王王迹起焉又曰文王受命斷虞芮之訟伐崇邦退犬戎追王太王王季何也子思曰狄人攻太王太王召

耆老而問焉曰狄人何求耆老曰欲得菽粟財貨太王曰與之與之至無而狄人不止太王又問耆老曰狄人何欲耆老曰欲土地太王曰與之耆老曰君不為社稷乎太王曰社稷所以為民也不可以所為民者亡民也耆老曰君縱不為社稷不為宗廟乎太王曰宗廟者私也不可以吾私害民遂杖策而去過梁山止乎岐下豳民之束脩奔而從之者三千乘一止而成三千乘之邑此王道之端也成王於是追而王之王季其子也承其

業廣其基焉雖同追王不亦可乎　羊客問子思曰古之帝王中分天下使二公治之謂之二伯周自后稷封為王者後子孫據國至太王王季文王此固世為諸侯矣焉得為西伯乎子思曰吾聞諸子夏殷王帝乙之時王季以功九命作伯受圭瓚鬯之賜故文王因之得專征伐此以諸侯為伯猶周召之君為伯也　子思年十六適宋宋大夫樂朔與之言學焉朔曰尚書虞夏數四篇善也下此以訖於秦費効堯舜之言耳殊不如也子

思荅曰事變有極正自當耳假令周公堯舜不更時異處其書同矣樂朔曰凡書之作欲以喻民也簡易為上而乃故作難知之辭不亦繁乎子思曰書之意兼復深奧訓詁成義古人所以為典雅也曰昔魯委巷亦有似君之言者伋荅之曰道為知者傳苟非其人道不傳矣今君何似之甚也樂朔不悅而退曰孺子辱吾其徒曰魯雖以宋為舊然世有讐焉請攻之遂圍子思宋君聞之不待駕而救子思子思既免曰文王困於牖里作周

易祖君屈於陳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無作乎於是撰中庸之書四十九篇

巡狩第八

子思遊齊陳莊伯與登泰山而觀見古天子巡狩之銘焉陳子曰我生獨不及帝王封禪之世子思曰子不欲爾今周室卑微諸侯無霸假以齊之衆連鄰國以輔文武子孫之有德者則齊桓晉文之事不足言也陳子曰非不悦斯道力不堪也子聖人之後吾顧有聞焉敢問

昔聖帝明王巡狩之禮可得聞乎子思曰凡求聞者為求行之也今子自計必不能行欲聞何為陳子曰吾雖不敏亦樂先王之道於子何病而不吾告也子思乃告之曰古者天子將巡狩必先告於祖禰命史告羣廟及社稷圻內名山大川告者七日而徧親告用牲史告用幣申命冢宰而後清道而出或以遷廟之主行載於齋車每舍奠焉及所經五嶽四瀆皆有牲幣歲二月東巡守至於岱宗柴于上帝望秩于山川所過諸侯各待於

境天子先問百年者所在而親問之然後覲方岳之諸侯有功德者則發爵賜服以順陽義無功者則削黜貶退以順陰義命史采民詩謠以觀其風命市納價察民之所好惡以知其志命典禮正制度均量衡考衣服之等協時月日辰入其疆遺老失賢掊克在位則君免山川社稷有不親舉土荒民遊為無教無教者則君退民淫僭上為無法無法者則君罪入其疆土地闢養老尊賢俊傑在位則君有慶遂南巡五月至於南嶽又西巡

八月至於西嶽又北巡十有一月至於北嶽其禮皆如岱宗歸反舍於外次三日齋親告於祖禰用特命有司告羣廟社稷及圻内名山大川而後入聽朝此古者明王巡守之禮也陳子曰諸侯朝于天子盟會霸主則亦告宗廟山川乎子思曰告哉陳子曰王者巡守不及四岳諸侯盟會不越鄰國則其禮同乎異乎子思曰天子封圻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虞夏殷周之常制也其或出此封者則其禮與巡守朝會無變其

不越封境雖行如國陳子曰古之義也吾今而後知不學者淺之為人也

公儀第九

魯人有公儀潛者（叔本皆作潛）砥節礪行樂道好古恬於榮利不事諸侯子思與之友穆公因子思欲以為相謂子思曰公儀子必輔寡人參分魯國而與之一子其言之子思對曰如君之言則公儀子愈所以不至也君若飢渴待賢納用其謀雖蔬食水飲伋亦願在下風今徒以

高官厚禄釣餌君子無信用之意公儀子之智若魚鳥可也不然則彼將終身不躡乎君之庭矣且臣不佞又不任為君操竿下釣以蕩守節之士也　閭丘溫見田氏將必危齊欲以其邑叛而適魯穆公聞之謂子思曰子能懷之則寡人割邑如其邑以常宗子思曰假雖能之義所不為也公曰何子思對曰彼為人臣君將顛弗能扶而叛之逆臣制國弗能以其身死而逃之此罪誅之人也假縱不能討而又要利以召姦非忍行也　穆

公問子思曰吾聞龍欄氏子不孝其行何如對曰臣聞明君之為政尊賢以崇徳舉善以勸民則四方之内孰敢不化若夫過行是細人所識不治其本而問其過臣不知所以也公曰善　穆公謂子思曰子之書所記夫子之言或者以謂子之辭子思曰臣所記臣祖之言或親聞之者有聞之於人者雖非正其辭然猶不失其意焉且君之所疑者何公曰於事無非子思曰無非所以得臣祖之意也就如君言以為臣之辭臣之辭無非則

亦所宜貴矣事既不然又何疑焉　穆公謂子思曰縣子言子之為善不欲人譽已信乎子思對曰非臣之情也臣之修善欲人知之知之而譽臣是臣之為善有勸也此所願而不可得者也若臣之修善而人莫知莫知則必毀臣是臣之為善而受毀也此臣所不願而不可避者也若夫雞鳴為善孳孳以至夜半而曰不欲人之知恐人之譽已臣以為斯人也者非虛則愚也　胡母豹魯人謂子思曰子好大世莫能容子也盍亦隨時乎子

思曰大非所病所病不大也凡所以求容於世為行道也毀道以求容容何行焉大不見容命也毀大而求容罪也吾弗改矣

子思居貧其友有饋之粟者受二車焉或獻樽酒束脩子思弗為當也或曰子取人粟而辭吾酒脯是辭少而取多也於義則無名於分則不全而子行之何也子思曰然伋不幸而貧於財至乃困乏將恐絕先人之祀夫以受粟為周之也酒脯則所以飲宴也方乏於食而乃飲宴非義也吾豈以為分哉度義而

行也或者擔其酒脯以歸　穆公問子思曰吾國可興乎子思曰可公曰為之奈何對曰茍君與大夫慕周公伯禽之治行其政化開公家之惠杜私門之利結恩百姓修禮鄰國其興也勃矣　子思曰吾之富貴甚易而由不能夫不取於人謂之富不辱於人謂之貴不取不辱其於富貴庶矣哉

抗志第十

曾申參之子謂子思曰屈己以伸道乎抗志以貧賤乎子

思曰道伸吾所頋也今天下王侯其孰能哉與屈已以富貴不若抗志以貧賤屈已則制於人抗志則不愧於道　子思居衛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之曰鰥魚魚之難得者也子果何得之對曰吾始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弗視也更以豚之半體則吞之矣子思喟然曰鰥雖難得貪以死餌士雖懷道貪以死禄矣　子思居衛魯穆公卒縣子使乎衛聞喪而服謂子思曰子雖未臣魯父母之國也先君宗廟在焉奈何

不服子思曰吾豈愛乎禮不得也縣子曰請問之荅曰臣而去國君不掃其宗廟則為之服寄公寓乎是國而為國服吾既無列於魯而祭在衛吾何服哉是寄臣而服所寄之君則舊君無服明不二君之義也縣子曰善哉我未之思也　衛君言計是非而羣臣和者如出一口子思曰以吾觀所為君不君臣不臣者也公丘懿子曰何乃若是子思曰人主自臧則衆謀不進事是而臧之猶却衆謀況和非以長乎夫不察事之是非而悅人

之讚已闇莫甚焉不度理之所在而阿諛求容諂莫甚焉君闇臣諂以居百姓之上民弗與也若此不已國無類矣　子思謂衛君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君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皆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皆自以為是而士庶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群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故使如此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衛之君臣乎　衛君問子

思曰寡人之政何如荅曰無非君曰寡人不知其不肖亦望其如此也子思曰希旨容媚則君親之中正弼非則君疎之夫能使人富貴貧賤者君也在朝之士孰肯舍所以見親而取其所以見疎者乎是故競求射君之心而莫敢有非君之非者此臣所謂無非也公曰然乎寡人之過也今知改矣荅曰君弗能焉口順而心不懌者臨其事必疣君雖有命臣未敢受也　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緦既葬而

除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而加麻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則其服何服荅曰三年之喪未葬服不變除何有焉期大功之喪服其所除之服以葬既葬而除之其虞也吉服以行事也　公叔木謂申祥曰衛公叔文子之子定公十四年奔魯木或作朱春秋作戍吾於子思親而敬之子思未吾察也申祥以告曰人求親敬於子子何辱焉子思荅曰義也申祥曰請聞之荅曰公叔氏之子愛人之同已慢而不知賢夫其親敬非心見吾所可親敬

也以人口而親敬吾則亦以人口而疏慢吾矣申祥曰其不知賢奈何荅曰有龍穆者徒好飾弄辭說觀於坐席相人眉睫以為之意天下之淺人也而公叔子交之橋子良修實而不修名為善不為人之知已不撞不發如大鐘然天下之深人也而公叔子與之同邑而弗能知此其所以為愛同已而不知賢也　子思自齊反衛衛君館而問曰衛公敬先生魯國之士然不以衛之偏小猶步玉趾而慰存之願有賜於寡人也子思曰臣羈旅

於此而辱君之威尊亟臨蓽門其榮多矣欲報君以財幣則君之府藏已盈而伋又貧欲報君以善言恐未合君志而徒言不聽也顧未有可以報君者惟進賢爾衛君曰賢固寡人之所願也子思曰未審君之願將何以為君曰必用以治政子思曰君弗能也君曰何故荅曰衛國非無賢才之士而君未有善政是賢才不見用故也君曰雖然願聞先生所以為賢者荅曰君將以名取士耶以實取士耶君曰必以實子思曰衛之東境有李

音者賢而有實者也君曰其父祖何也荅曰世農夫也衛君乃胡盧大笑曰寡人不好農農夫之子無所用之且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子思曰臣稱李音稱其賢才也周公大聖康叔大賢今魯衛之君未必皆同其祖考李音父祖雖善農則音亦未必與之同也君言世臣之子未悉官之則臣所謂有賢才而不見用果信矣臣之問君固疑君之取士不以實也今君不問李音之所以為賢才而聞其世農夫因笑而不愛則君取士果信名而

不由實者也衛君屈而無辭　衛君曰夫道大而難明非吾所能也今欲學術何如子思曰君無然也體道者逸而不窮任術者勞而無功古之篤道君子生不足以喜之利何足以動之死不足以禁之害何足以怨之（禁或作懼怨或作忌）故明於死生之分通於利害之變雖以天下易其脛毛無所槩於志矣是以與聖人居使窮士忘其貧賤使王公簡其富貴君無然也衛君曰善　齊王謂子思曰今天下擾擾諸侯無伯吾國大人衆圖帝何如子

思曰不可也君不能去君貪利之心王曰何害子思曰夫水之性清而土壤汩之人之性安而嗜欲亂之故能有天下者必無以天下為者也能有名譽者必無以名譽為者也達此則其利心外矣

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皐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禮也

費子陽（魯大夫家臣）謂子思曰吾念宗周將滅泣涕不可禁也子思曰然此亦子之善意也夫能以智知可知而不能以智知未可

知危之道也今以一人之身憂世之不治而泣涕不禁是憂河水之濁而以泣清之也其為無益莫大焉故微子去殷紀季入齊良知時也唯能不憂世之亂而患身之不治者可與言道矣　齊王戮其臣不辜謂子思曰吾知其不辜而適觸吾忿故戮之以為不足傷義也子思曰文王埜枯骨而天下知仁商紂斬朝涉而天下稱暴夫義者不必徧利天下也暴者不必盡虐海内也以其所施而觀其意民乃去就焉今君因心之忿遷戮不

辜以為無傷於義此非臣之所敢知也王曰寡人實過乃今聞命請改之

衛公子交見於子思曰先生聖人之後執清高之操天下之君子莫不服先生之大名也交雖不敏竊慕下風願師先生之行幸顧恤之子思曰公子不宜也夫清高之節不以私自累不以利煩意擇天下之至道行天下之正路今公子紹康叔之緒處戰伐之世當務收英雄保其疆土非所以明臧否立規檢修匹夫之行之時也

衛公子交饋馬四乘於子思曰

交不敢以此求先生之歡而辱先生之潔也先生久降於鄙土蓋為賓主之餼焉子思曰伋寄命以來度身以服衛之衣量腹以食衛之粟矣又且朝夕受酒脯及祭膰之賜衣食已優意氣已定以無行志未敢當車馬之貺禮雖有爵賜人不踰父兄今重違公子之盛旨則有失禮之僭焉若何公子曰交已言於君矣荅曰不可為人子者三賜不及車馬公子曰我未之聞也謹受教

穆公欲相子思子思不願將去魯魯君曰天下之王亦

猶寡人也去將安之子思荅曰蓋聞君子猶鳥也疑之則舉今君既疑矣又以已限天下之君臣竊爲言之過也　齊王謂子思曰先生名高於海内吐言則天下之士莫不屬耳目今寡人欲相梁起起也名少顧先談說之也子思曰天下之士所以屬耳目者欲假之言是非當也今君使假虛談於起則天下之士必改耳目矣耳目既改又無益於起是兩有喪也故不敢承命齊君曰起之不賢何也子思曰君豈未之知乎厚於財物必薄

於德自然之道也今起以貧成富聞於諸侯而無救施之惠焉以好色聞于齊國而無男女之别焉有一於此猶受其咎而起二之能無累乎王曰寡人之言實過願先生赦焉　子思見老萊子老萊子聞穆公將相子思老萊子曰若子事君將何以為乎子思曰順吾性情以道輔之無死亡焉老萊子曰不可順子之性也子性剛而傲不肖又且無所死亡非人臣也子思曰不肖故人之所傲也夫事君道行言聽則何所死亡道不行言不

聽則亦不能事君所謂無死亡也老萊子曰子不見夫齒乎齒堅剛卒盡相磨舌柔順終以不弊子思曰吾不能為舌故不能事君

小爾雅第十一

廣詁一

淵懿邃頋深也封巨莫莽艾祁大也頒賦鋪敷布也葢戴纛蒙冒覆也鍾崇府最積灌聚樸叢也閱捜履庀具也攻為話相句宰營匠治也蠲祓禋屑潔也勿蔑微曼

末沒無也隆巢岸峻高也逼尼附切局鄰傅戚近也卲媚旨伐美也賢袁繁優饒夥多也幾蔡模臬法也（蔡取蓍龜義亦法也）爰換變貿交更易也生造奏詣進也索寒探袁鉤掠採畧也開徹接通達也固歷彌宿舊尚久也彌愈滋強益也赫數爽曉昕著讃曙明也皆附襲就因也封畛際限疆畧界也承第班列次也戶悛格扈止也（戶取其閟礙悛取其敗皆止之義）幽曀闇昧冥也最冗自質要也疆窮充竟也而乃爾若汝也控彎挽引也承賛京助佐也尋由以用

也要捷集載成也肆赴捷疾也造之如適也掇胥撫拾也肆子燼餘也拓斥啟闢開也杜實充牣塞也實牣滿也奬率勵勸也勤勉事力也經屑省過也闕缺間隙也迭遞交更也熸剗沒滅也玄黔驪黝黑也縞皓素白也彤牂緼朱也淫溢沉滅沒也載功物事也

廣言二

晏明陽也旰晏晚也筭麗數也耈艾老也僉皆同也交校報也舒布展也揚翥舉也索略求也奚害何也里度

居也周浹匝也充該備也列厥陳也轓輈輿也廢措置
也駕乘凌也收戢斂也禁錄也掌司主也偏贅屬也麗
著思也載略行也沓襲合也抵享當也庚徹通也脩舒
長也校戰交也謁復白也劾質正也商度末也延衍散
也末沒終也仳辨別也非涼薄也復旋還也祖翼送也
走叩我也姓命孥子也諧龢和也悛寤覺也憾猜恨也
艾盡止也撊忿也奸犯也汨猾亂也縮續抽也暨逮及
也苞跋本也肆臬極也睇題視也犯肆突也束縻縛也

肆從逐也放投棄也莽蕪草也暴映晒也焮也晞烯乾
也迪跡蹈也衍演廣也袤從長也荷揚擔也仍再也徇
歸也工官也稽考也顛殞也躋陞也戕殘也剿截也辟
除也愚患也謫責也間非也順退也抗禦也蘄取也蚩
戲也褊狹也惎忌也沮疑也虧損也毀壞也判散也蔽
斷也交俱也俘罰也夷傷也枳害也締閉也靡細也辨
使也牧臨也嘗試也賴贏也若乃也嗟發聲也奏為也
振救也庸償也賈價也贍足也曹偶也麗兩也縣數也

逞快也越遠也姑且也哿可也釋解也庸善也荐重也
登升也勵勉也赫顯也題是也丕莊也佞才也曁息也
話言也㥶謹也丰豐也都盛也腆厚也肆緩也競逐也
紀基也惎忌教也㲋顧也愬强也薄迫也燀炊也資取
也質信也饟饋也憑依也藉借也際接也閡限也廬寄
也萃集也造倅也尤恠也瞢慚也索空也素故也視此
也徨往也矜惜也狃忕也覬望也何任也御侍也殿慎
也選擇也宣示也

廣訓三

諸之乎也旃焉也惡乎於何也烏乎吁嗟也吁嗟嗚呼也有所嘆美有所傷痛隨事有義也無念念也無寧寧也無顯顯也不承承也不肖不似也繩之譽之也詰朝明旦也遐不黃耇言壽考也公孫碩膚德音不瑕道成王大美聲稱遠也鄂不韡韡言韡韡也我從事獨賢勞事獨多也魴鱮甫甫語其大也麀鹿麌麌語其衆也海物維錯錯雜也雜毛曰駹雜彩曰繪雜言曰哤

廣義四

凡無妻無夫通謂之寡寡夫曰煢寡婦曰嫠妾婦之賤者謂之屬婦屬逮也逮婦之名言其微也非分而得謂之幸詰責以辭謂之讓男女不以禮交謂之淫上淫曰烝下淫曰報勞淫曰通不直失節謂之慙慙愧也面慙曰赧心慙曰恧體慙曰逡

廣名五

諱死謂之大行死而復生謂之大蘇疾甚謂之阽請天

子命曰未可以戚先王請諸侯命曰未可以近先君請大夫命曰未可以從先子空棺謂之櫬有屍謂之柩饋死者謂之賵衣服謂之襚埋柩謂之肂羊至切肂坎謂之池壙謂之䆿下棺謂之窆填䆿謂之封窀冢也壟塋也無主之鬼謂之殤

廣服六

治絲曰織織繒也麻苧葛曰布布通名也纊綿也絮之細者曰纊繒之精者曰縞縞之麤者曰素葛之精者曰

絺篚者曰綌在首謂之元服弁髦太古布冠冠而敝之者也題頭也顛顏顙額也璽謂之印紱謂之綬襜褕謂之童容亦云蔽膝布褐而紩之謂之藍縷紩縫也袴謂之褰蔽膝謂之袡帶之垂者謂之厲大巾謂之幂覆帳謂之幄幄幕也簀床第也大扇謂之翣杖謂之梃鍵謂之籥亦作鑰綦局謂之弈在足謂之屨屐尊者曰達屨謂之金舄而金約也

射有張布謂之侯侯中者謂之鵠鵠中者謂之正正方二尺正中者謂之槷槷方六寸棘戟也鉞鉞斧也干瞂盾也戈句子戟也槷倪結切瞂房越切刃之削謂之室室謂之鞞鞛琫鞞之飾也矢服謂之弢小船謂之艇艇之小者曰艄艄船頭謂之舳尾謂之艫楫謂之橈車轅上者謂之轞轅謂之輈軫謂之枕較謂之幹衡扼也扼上者謂之烏啄纍絭繘也縚索也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詘而戾之謂綽㮂而紾之為地也墉牆謂之陴高平謂之

太原汪池也水之北謂之汭澤之廣謂之衍

廣物八

稾謂之稈稈謂之芻生曰穀謂之粒菜謂之蔬禾穗謂之穎截穎謂之銍拔心曰揠拔根曰擢把謂之秉秉四曰筥筥十曰稯棘實謂之棗桑之實謂之葚柞之實謂之橡

廣鳥九

去陰就陽者謂之陽鳥鴻鴈是也純黑而反哺者謂之

烏小而腹下白不反哺者謂之鵯烏白項而羣飛者謂之燕烏白脰烏也鵯烏鸒也鸒斯也亦曰鵯鶋

廣獸十

豕彘也彘豬也其子曰豚豕之大者謂之豣小者謂之豵鳥之所乳謂之巢雞雉所乳謂之窠鹿之所息謂之潛潛槮也積柴水中而魚舍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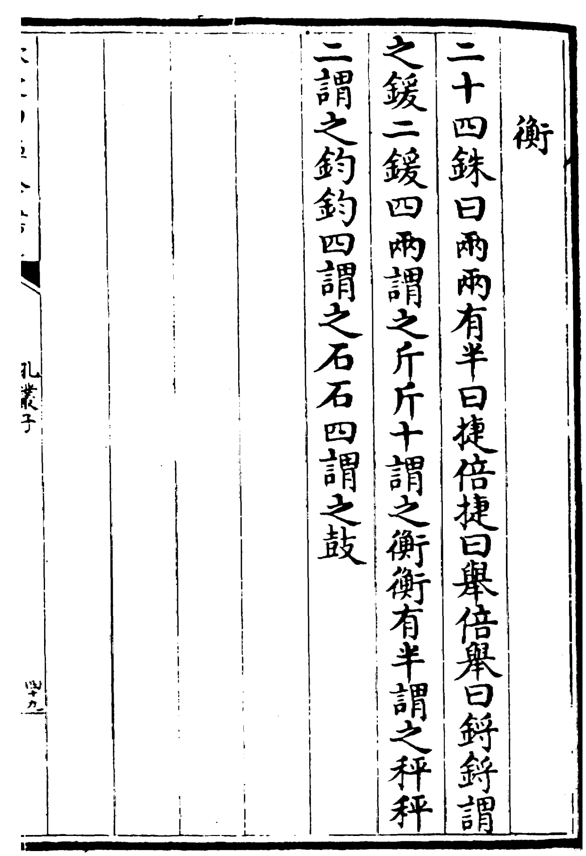
度

跬一舉足也倍跬謂之步司馬法六尺為步倍跬乃其大畧四尺謂之

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肱也倍尋謂之常五尺謂之墨倍墨謂之丈倍丈謂之端倍端謂之兩倍兩謂之疋疋有謂之束禮玄纁五兩以兩為束每束兩兩卷之二丈雙合則成疋凡十卷為五束以應天九地十之數與此制異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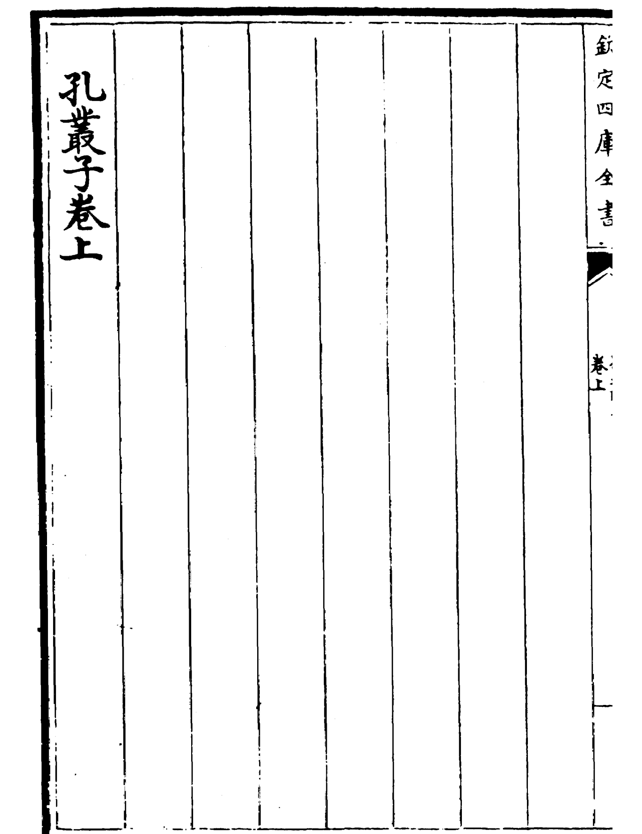
量

一手之盛謂之溢兩手謂之掬掬四謂之豆豆四謂之區區四謂之釜釜二有半謂之藪藪二有半謂之缶缶二謂之鍾鍾二謂之秉秉十六斛



衡

二十四銖曰兩兩有半曰捷倍捷曰舉倍舉曰鋝鋝謂之鍰二鍰四兩謂之斤斤十謂之衡衡有半謂之秤秤二謂之鈞鈞四謂之石石四謂之鼓



孔叢子卷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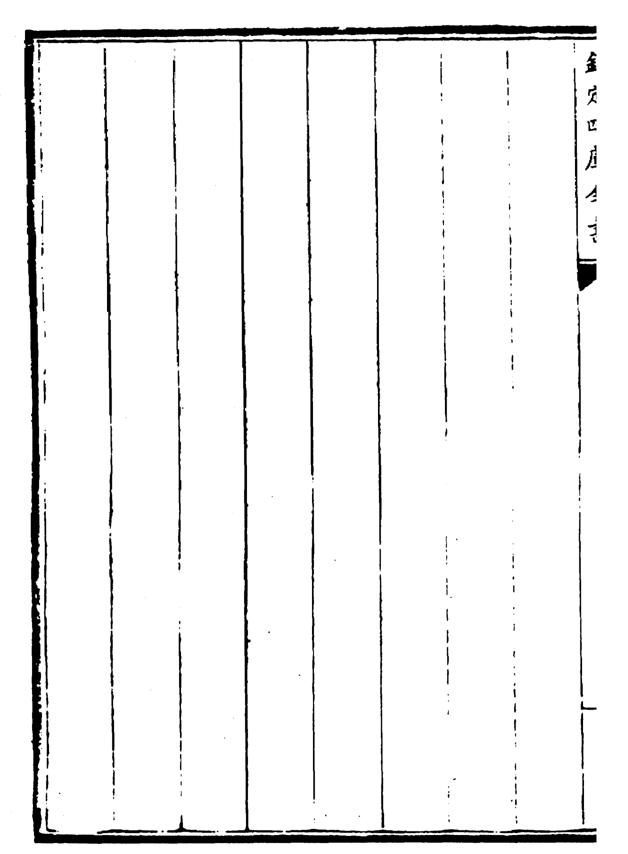
謹案第六頁後六行幽禜所以祭星也雩禜所以祭水旱也刋本禜並訛滎據周禮及字書改

第十二頁後八行雖徒步以朝刋本徒訛使今改

第十七頁前六行乃惟眚災刋本惟訛為據書經改

第四十五頁後六行體態曰逡刋本曰訛而今改

第四十六頁後五行簀床第也刋本第訛第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庶吉士臣翟槐
謄録舉人臣孫潢